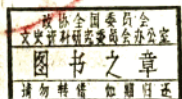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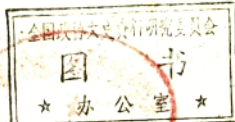
湖南文史资料

第七辑

(内部发行)



北洋
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編輯凡例

一、本刊編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史料征集工作的开展。所选载的资料大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详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刊只在一定范围内作内部发行，以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二、本刊选载的资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刊所载资料，欢迎读者提出质疑、补充和订正。

四、本刊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回忆何鍵統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	曾伯聞(1)
何鍵軍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	彭松齡·黃維漢·胡 运(25)
第四路军在湘黔滇阻追红军北上抗日的经过	李 觉(53)
第四路军对湘鄂川黔边区的“圍剿”	
和“追剿”入滇的概况	郭雨林(70)
回忆湘西“剿共”的几次战役	戴季綸(88)
蒋军第五十三师追击红军经过	李清敏(109)
何鍵在湖南的搜括概况	
.....刘岳厚 毛偶群 甘 融 左仲文	(117)
我驻军湘西时和主黔政后与何鍵的关系	王家烈(133)
记何鍵在湘西设厂制造吗啡	戴季綸(139)
黃飞販毒被捕记	程藩斌(143)
何鍵解决陈渠珍经过纪略	王尚賢(146)
一九二九年常德兵变真相	陈揚汉(155)

萧学泰案(宁案)始末.....李定国(161)
罗介夫被刺真相.....吴健人(173)

大恶霸地主刘岳峙的罪恶史.....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76)

“活阎王”胡凤璋.....欧阳泗(193)

关于湖南“左社”.....文干之(204)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三)

“马日事变”后醴陵大屠杀的片断回忆.....程星龄等(213)

长沙东乡白色恐怖一斑.....罗文浪(225)

“马变”前后反动派在临湘屠杀的片断见闻.....吴日三(229)

“马日事变”后湘乡屠杀概况.....宁纯宦 李良佐(235)

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谢宣渠(239)

何鍵統治湖南時期的幾件事

曹伯聞

何鍵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任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統治湖南達九年之久。我在何鍵統治湖南時期，曾任民政廳長六年，有一段時間，並兼任了湖南清鄉司令部和全省保安司令部的參謀長；加以我和何鍵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在唐生智部下共事（時唐生智任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我任第二旅參謀主任。何鍵系第一師騎兵團團長，駐桃源，受二旅指揮。以後唐任第四師師長，我任第四師參謀長，何在唐部下任旅長），多年相處，關係比較密切，他有什么大事，往往找我商量；因此，對於何鍵在湖南所作所為，知道的頗多。現就個人記憶所及，對當時一些較大的事情，略述梗概如次：

何 鍵 的 上 台

何鍵於一九一六年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一九二〇年譚趙之爭後，任第一師騎兵團長。以後追隨唐生智，水漲船高，步步高升，到一九二七年已任第四集團軍第三十五軍軍長。第四集團軍另外還有兩個軍，一是第八軍，軍長李品仙；一是第三十六軍，軍長劉興。同年秋，唐生智“東征”時蔣失敗後，由譚延闓、程潛和桂系組織的“西征軍”繼續向唐部追擊，何、李、劉等都退回湖南。其時，唐生智已經下野，東渡日本，大家感到群龍無首。於是何鍵、李品仙、劉興和周燭（時代理湖南省主席）等四人組織了一個聯合辦事處，

定期开会，商議軍情。这时我任湖南省政府建設厅长，又因我曾在唐生智的老第四师担任过參謀长（何、李、刘等人都是第四师旅长），人事熟悉，他們就公推我为联合办事处秘书长，負責联系，勾通关系。

何鍵是一个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的人。他回湖南以后，表面上和李、刘、周等敷衍，暗地里却另有打算。当“西征軍”打到武汉时，他一方面派人和桂系勾搭，同时又以旧屬和同乡关系向指揮“西征軍”的程潛表示好感，以图在“西征軍”入湘之后自己有一立脚之地。对于周燦，則想一脚踢开，取而代之。某次，他对我說：“唐老总下了野，周燦还代理什么主席！我的意見，湖南省政府可以改組，另外推人出来負責。你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指李、刘、周等）商量一下，看大家的意見如何？”从这几句話里，我已看出何想当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意图。因为在他看来，他們四人之中，以他的資历最深，对湖南的情况也最熟悉，要另外推人負責，一定会推他的。我按照他的意思，試探李、刘、周等人的口气。李、周都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刘兴則坚决反对，說：“‘西征軍’节节进逼，結果如何，尙不可知。現在要考虑的問題應該是軍事問題，而不是省政府改組問題。”由于刘兴的坚决反对，李、周二人不表示具体意見，这事以后也就沒有再提了。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軍”李繼珩、譚道源等部直趋长沙，刘、李的軍隊經潭宝公路向澧浦撤退。“西征軍”进入长沙后，湘鄂政務委员会任命程潛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这时，何鍵的軍隊分駐湘西常德、沅陵一带，已与李、刘等分道揚鑣。他看到程潛繼任湖南省主席，便通过刘岳厚和程接上了关系，除繼續与桂系勾結外，更进一步靠攏程潛，终于在程的蔭护下，被任命为湖南省清乡会办。至是，何在湖南境內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

实权。

一九二八年五月，局势突然发生变化，为桂系掌握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汉口将程潜扣留，任命鲁滌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得到桂系的支持，蝉联清乡会办。其时桂系的势力已由桂、湘、鄂、豫直达北平，白崇禧并在北平坐镇。蒋介石对桂系势力的急剧发展，已经感到不安。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削弱桂系和其他地方军阀的实力，遭到白崇禧等的极力反对，从此蒋、桂关系日趋恶化。在桂系和鲁滌平的关系方面，由于当时湖南已成桂系联系鄂、豫、平、津的枢纽，等于桂系军队的后方，而鲁是譚延闓的嫡系，譚、蒋在南京正靠得很紧（时譚延闓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对桂系是个很大的威胁。桂系以鲁主湘，本是权宜之计；而这时何键与鲁又因争夺清乡督办署的实权，矛盾加深，致使何、桂进一步勾结共同倒鲁。早在一九二八年春，我住汉口养病，与李品仙、叶琪等时相过从。大家都是老朋友，说话无所避忌。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得知何键同桂系确实来往密切，桂系将领自李、白以下也都认为湖南处于桂、鄂之间，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极力拉何，以策应时局的变化。某天，叶琪到我家闲谈，他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滌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别号）了。”从叶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桂、何已在积极准备驱鲁。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叶琪率兵直逼长沙，鲁滌平仓皇出走，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梦寐以求的统治湖南的夙愿，终于得到实现。

何键是一个深沉、圆滑、善于多方应付的人，平日喜怒不形于色，碰到问题，口虽不言而心中有数，对事常常采用狡兔三窟的办法。从上面叙述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作风。又如联桂倒鲁，何本是主角，当桂军从武汉开抵长沙前夕，他却向鲁讨好，

告訴魯說：“鄂方有軍隊南開，請預為準備。”并对魯的撤退，暗為掩護，表示他置身事外。當武漢政治分會任命他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命令發表時，他又惺惺作態，不肯貿然登台，直至南京政府於二月二十七日任命他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电报到后，始由醴陵來到長沙就職。這樣，既不開罪于桂系，又敷衍了南京，更有利于他尔后的見風使舵。

何鍵還有一套籠絡手段。他上台以後，承襲封建統治階級“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學，對地方各派勢力盡量拉攏、應付。他特別注意譚延闓、趙恒惕和唐生智三個方面的關係。因為這些人都是湖南的頭面人物，在地方的歷史較久，與各方面淵源較深。同他們的關係處理得好，不僅可以消除阻力，做起事來比較順手，并可借以造成聲勢，擴大影響，對鞏固自己的統治有利。何鍵這種用心，在他上台后對第一屆省政府委員人選的考慮中充分反映出來了。當他開始着手組織省政府的時候，曾到武漢找我和周福商榷，大體確定了各廳人選。那時蔣介石也到了武漢。何鍵當將初步名單向蔣請示，經過再度磋商，得到蔣的同意，始由南京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發表。確定何鍵、賀耀組、葉開鑫、宋鶴庚、陳渠珍、曾繼梧、曹伯聞、張開璣、黃士衡等九人為省政府委員。這些人中間，賀耀組是蔣介石指派、得到何鍵同意的。蔣之指派賀，自有他的用心，賀也有他個人的打算。在何鍵看來，賀是趙恒惕的人，可以勾通一方面的關係。葉開鑫是趙恒惕的死黨，何接受他，當是出于同樣的考慮。並且賀、葉都是反對何鍵的人，現在將他們拉進來，也可使其他的人對何發生好感，重演一下“雍齒且侯”的故事。宋鶴庚在湖南軍界資望很高，在譚趙戰爭之后，完全依附了譚延闓；曾繼梧和譚私交甚篤，在魯滌平主湘時期，是譚再三動員他回湘替魯撐腰的；何鍵利用他們，可以在譚延闓面前說點好話，也可沖淡一

下何、魯之間的宿怨。陳渠珍是湘西地主武裝的代表，籠絡了他，對何的根基未固的政權來說，可以起一定的安定作用。我是追隨唐生智很久，與唐關係很深的人。黃士衡在唐生智主湘時期，先後任過實業司長和教育廳長，與唐也有一定的淵源。張開建是何鍵的親信，早在趙恒惕任湖南省長時就作過財政廳長，魯滌平主湘期間，又由何鍵推薦，擔任這個職務。總之，在上述諸人中，不論是蔣介石指派的也好，別人推薦的（如黃士衡的入選，曹伯聞提之于前，葉琪提之于後）也好，何鍵自己羅致的也好，在何鍵的想法上，都是符合他拉攏地方勢力的原則的。至於他的嫡系將領如劉建緒、陶廣之流却一個也沒有安排。這是他有意避嫌的一種計謀。

何鍵的清鄉反共

何鍵對共產黨的刻骨仇恨不是偶然的。他幼年的業師凌恩鳳兄弟是醴陵的封建大地主；後來他進長沙崇古學堂讀過三年書，這個學堂的主辦人王先謙又是最頑固的反動派典型人物；可以說，何鍵的封建統治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是有由來的。他搞瀏醴游擊隊起家，就是實行封建武裝割據。他以後的官運亨通，是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第八軍的前身原是地方軍閥部隊，雖然它在一九二六年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參加了北伐戰爭，只不過是政治上的投機，並非本質上有所改變，當革命進入高潮，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它的本來面目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何鍵是第八軍的主要骨幹之一，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北伐期間，他對各地的工农群眾革命運動，就非常不滿，經常大罵共產黨和農民協會“搞得不像樣子”。一九二七年三月，何率第三十五軍（那時第八軍已擴編為第四集團軍，何鍵遞升為三十五軍軍長）移駐漢陽。不久，上海爆發了“四一二”事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公開背叛革命，

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他看到形势突变，便蠢蠢思动。四月底，即利用唐生智率领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自武汉继续北伐的机会，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反共的军事叛变计划。这时唐部第八军留驻武汉，军长李品仙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被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李深夜来到我家（时我住在汉口），对我说：“你看怎么办？何芸樵逼我真逼得厉害。”我问他什么事，李说：“芸樵硬要我在武汉动手。这是一桩大事情，怎么乱动得？一来没有唐老总（指唐生智）的命令，二来在武汉的军队我不一定都指挥得动（时第四军叶挺师驻武昌），将来闹出乱子，谁来负责！”我说：“这话很对，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没有唐老总的命令，就是不能乱动。”其时，两湖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许多大地主豪绅逃到武汉，大嚷大叫农民运动“糟得很”。我和李品仙等人在闲谈中也常常说“糟得很”。对于何键的要动手，不是不同意，只是怕将来担当不起责任，因而不赞成在武汉搞。据传说，何键为要发动叛变，曾经请示唐生智（时唐在河南前线），唐的答复是要他就近请示汪精卫。这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但是何键和李品仙等曾继续研究过，最后决定避开武汉，先在湖南动手，因而有这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日事变”的发生。

何键在一九二八年“西征军”入湘，程潜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他任清乡会办时，就决心继续完成其“马日事变”的未竟之“功”，企图将全省革命火焰彻底扑灭下去，把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尽杀绝。一九二九年他当了省政府主席和清乡督办以后，第一步便是将清乡督办署改为全省清乡司令部，自兼司令，加强反共的指挥机构。其次是实行整顿团防武装，统一团队经费收支等一系列措施，以逐步把各县团防武装控制起来。何键这样作，是考虑到要实现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单靠他的军队还不行，有必要把地主豪绅

的武装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何鍵对于对付共产党，确实挖空了心思。当时地方团队沿用旧名，还叫“挨戶团”。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要改为“鑓共义勇队”。我問他：“挨戶团”这个名称已沿用很久，大家都习惯了，为什么要改？他說：“你不知道，共产党禍根不除，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我們用这个响亮名詞，可以大大激发民众鑓共的决心。”这里还可附带举一件小的事情，說明何鍵是寢食不忘消灭共产党的。他在宴会中，常以紅色葡萄酒待客，并必举杯对客人說：“讓我們干一杯，赤色的东西要一口把它吞掉！”

当时，湖南团防武装共有槍三万多支。何鍵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設区指揮一人，大都以資历較深的县长兼任区指揮，負責“清剿”。一般县长也以清乡反共的成績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他常常对我說：“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媽媽当什么县长！你今后任用县长，唯一的就是要看这一条。”当时我任民政厅长，有时候沒有完全照他的意图办，于是他要我兼任清乡司令部的參謀长，使我无可推諉。

何鍵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除了軍事“清剿”以外，还利用軍統、中統特务和叛徒进行特务活动，例如中統特务韓中石、軍統特务李琼以及叛徒譚影竹等都被何鍵重用。何鍵的清乡反共政策是“宁可錯杀三千，不可輕纵一人”。当时湖南清乡司令部（后改为保安司令部）設有參謀处、执法处及副官处等机构。执法处即专司共产党案件的审讯和审核。在何鍵所謂“大清剿”时期（他上台后的两三年間），每年清乡司令部直接判处死刑的、核准各区指揮部判处死刑的，以及核准各县判处死刑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常达两千人以上。这还是所謂正式审讯了的。至于未經审讯或在“清剿”战斗中被杀害的，更是无法統計。如长沙县旧“清泰都”鑓共义勇队长梁鎮球，即任意杀害农民群众和进步人士三百七十余人，其他可以概見。

一九三〇年长沙的两次失守

一九三〇年春，南方的桂、张(发奎)与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联合收組派、西山會議派一致反蔣，一时声势頗大。这时，何鍵的处境很尷尬，因为他仍是脚踏两边船，一方面繼續保持同桂系的联系，一方面又企图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五月間，桂、张軍队由柳州、桂林一带傾巢向湖南进攻。何的嫡系刘建緒节节后退，一直退到衡阳还没有放一槍。何的这种曖昧态度，引起了蒋介石很大的怀疑，于是由武汉行营派刘文島来湘觀察动静。刘文島来了之后，何鍵不能不表示态度，但思想又很矛盾，打，怕同桂系的关系从此断絕；不打，又无法向蒋介石交帳。某天，何为此事找我商量，我說：“我們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蔣。当前桂、张、閻、馮反蔣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們之間意見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結果如何，很难逆料。”他覺得我的看法很有道理，当對我說：“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給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我这时已兼任清乡司令部的參謀长。几天以后，何即約我偕同刘文島到株洲去督战。当我们到株洲时，桂、张軍队已攻下衡阳，打到渌口一带，我們住在株洲已能听到前綫的槍炮声。这样一来，才釋去了刘文島的疑心。

当时桂、张的攻势很銳，长沙究竟守不守，是大家爭論得很激烈的一个問題。何鍵为此召集了一次軍事會議。四路軍总部參謀处的意見認為长沙必須堅守；它是省会重地，如果丟了，将来担当責任不起。我和刘建緒則主張放弃长沙，退守岳阳，等援軍到达后再行反攻。几經研究，最后何鍵同刘文島都同意我們这个意見。刘并即回武汉复命。我当时出此主張，完全是为何鍵保存实力着想，因为我們既然已經投向蒋介石一边了，他不会不支持我們的，万一岳

阳守不住，就退到武汉去，一切都以保存实力为主。刘建绪和我的主张相同，但想法不同。他是想靠桂系的，根本不想同桂系打。当我们到株洲时，我问他为什么一枪不放，只顾回头往后跑。他只是说：“打不得，打不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以后何键还是决定要打，他也没有办法。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桂系军队逼近长沙，何键正准备向岳阳撤退的时候，忽然接到武汉行营的电报，要他率部退守湘西，待援反攻。当我们退到常德以后，譚道源、李韞珩等部自北边，陈铭枢率领蒋光鼐、蔡廷锴等部自东南边，一齐向长沙反攻，何键也从常德、益阳方面反攻。桂系军队以三面受敌，遂即从长沙退走。

长沙这次失守，蒋介石虽然没有追究何键的责任，但何为了洗刷自己，免不了要向下面追究一番。当何詰問刘建绪为什么不战而退时，刘从口袋中拿出四路軍总指揮部參謀长刘晴初要他不要打的电报作証，說自己是奉命行事的。何键无話可說，便将刘晴初撤职，以新編第七师參謀长刘膺古（刘是蒋介石派来的人）繼任。这次人事更換，对何键來說，既可达到洗刷异己的目的，也可向蒋介石表明态度，以进一步取得蒋的信任。不过刘建绪的一枪不发，并不是完全由于刘晴初的电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和桂系靠攏的，否則，像这样的大事，他在得到刘晴初的电报以后，为什么連問都不問一声何键，就一直向后撤呢？

当桂、张出兵攻湘之际，紅軍在贛的势力剧增，有进攻平、浏，威胁长沙之势。一方面是桂軍的进攻，一方面是紅軍的威胁，对何键的压力确实很大。于是何键派张慕先赴南京謁蔣請示机宜，并求援助。蔣的答复是：“芸樵可以放手去干，只要遵照中央指示范围办事，不会要他一人負責。”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紅軍已开始向平、浏一带进攻。当时何键的主力部队因追赶桂軍已开往湘东、湘南一

带，留守长沙的仅有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的第四十五旅（旅长王东原）。红军在平、浏一带全歼第十五师和第十九师的四个团后，直薄长沙。何键看到情况不妙，急调刘建绪部回长增援。但刘部行动迟缓，到达长沙时，红军已越过靖港进入七里巷、八里田等地，离城只有一二十华里了。刘部到长沙后，并不积极迎战，反而暗地把自己的罗树甲旅调开，说兵力不够，向何键商调陈光中旅增援。时陈部远在湘南，远水难救近火。结果，红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入长沙。何键匆匆渡过湘江，逃往益阳。

先后不到两个月，长沙两次失守，对登台不久的何键，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何的嫡系部队是刘建绪的第十九师，在这两次战役中，刘都不肯积极应战，引起了何对刘的不满。何曾对我说：“两次丢长沙，都是吃了恢先（刘建绪别号）的亏。”据传闻，蒋介石曾有电令要撤刘建绪的职，何碍于多年旧交，面子上下不去，把电报压下来了。但刘本人是知道的，于是称病跑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后，发表他为第二十八军军长，才回湖南）。南京方面，由于长沙的两次失守，不满何键的人纷纷指责，并向蒋政府请愿，要求惩办何键。这时的何键如坐针毡，多方派人向南京有关方面疏通。不料蒋介石对这问题却一肩扛起，说“中正应负其咎”，使得何键如释重负，衷心感激，更加倒向蒋介石一边了。

何、刘、陶、李的矛盾

刘建绪与何键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从何键一九一八年在醴陵搞游击队起，就同何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很深，后来成为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重要人物，地位仅次于何。陶广也是一九一八年同何键一起搞游击队的（当时何任支队长，下辖四个营，陶广和刘建绪都是营长），以后随何步步上升。一九二八年何任第三十五军

长，由安徽退回湖南，陶任第三师师长，驻安化（何的三个师，除陶广师以外，第一师戴斗垣，驻沅陵；第二师刘建绪，驻湘乡）。李觉是何健的女婿。一九二三年，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到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第二旅（旅长刘兴）当连长。时何任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后来李被调在何健部下，由唐生智作伐，同何的长女结了婚。李在何健统治湖南时期，先后任过长沙警备司令、第十九师师长及湖南省保安处长。何、刘、陶、李关系如此，以后又怎样发生了矛盾呢？我和他们都常接近，就我所知道的有下面一些事情：

（一）一九二九年四月，桂系败回广西后，蒋介石以桂系军队未彻底消灭，终为心腹之患，于是，委何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出师讨伐。第四路军共辖三师两旅，即新编第七师，何自兼师长；新编第八师，周福任师长；第十九师，刘建绪任师长；独立第六、第七两个旅，由陈汉章、陈光中分任旅长。第十九师是何的基本部队，装备比其他师好，骨干也较充实。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军队整编（新编第七师改为十五师，王东原任师长；新编第八师改为十六师，彭位仁任师长；第十九师番号仍旧，刘建绪任师长），何健想把第十九师的力量平均分配到三个师，以普遍提高部队的质量。刘建绪不肯。何以刘霸住第十九师不放，心里恼火，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刘升为第二十八军军长，以李觉接充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升了官很是满意，但丢了第十九师，心里又不舒服，对何的这个作法有了意见。

（二）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于一九三三年改为全省保安司令部，何健自兼司令，以刘建绪为副司令，并由我兼任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保安司令部成立以后，将全省划为六个保安区（后改为九个保安区），各区设保安司令一员。当时全省保安司令部共辖二十四个保安团，两个保安旅。关于保安团、旅的编练、调遣、人事任免、工作考核

等等很不简单，于是又在保安司令部之下，成立保安处，具体领导和指挥这些团队。保安处是个肥缺，不但掌握全省十几万团队，是一项重要政治资本，而且掌握每年上千万元团款，大有油水可揩。因之何键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很厉害。何键把它给与自己的女婿李觉，引起刘建绪、陶广很大的不满，认为何键不应把好事都照顾李觉。陶广某次找何键发脾气，说：“十九师师长给李觉就很够很够了，现在又把保安处长给他当，我 just 不服。这个保安处长他当得，我也当得。”气得何键浑身发抖。事后何键对刘岳厚说：“思安(陶广别号)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怎么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刘建绪对此也很不服气。一次何键因公离省，指定保安处长代理全省保安司令，而不按惯例由当时任副司令的刘建绪代理；同时，李觉在行文时，也不署何键的名，直接用“代司令李觉”。刘建绪非常生气，跑到我家对我说，“芸公干的好事！他出去了，要李云波(李觉别号)代理保安司令。那好，你和我都归他指挥了。”以后何键知道刘、陶二人对此都很不满，于是把这个职务改派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刘膺古兼任。刘膺古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刘、陶当然没有话说。尽管如此，何、李和刘、陶之间又增加一层隔阂了。

(三)一九三四年江西红军北上抗日，何键以十六师师长彭位仁堵击不力，将其撤职，以章亮基接任第十六师师长，并说，章亮基这人可靠。刘建绪听到这话，对我说：“是李云波的姐夫子，当然可靠囉。他能当什么师长，一听见枪声就吓倒了的角色。”词意之间，对何键提拔章亮基很不满意。刘继何键任四路军总指挥后，终于把章亮基撤换了。

(四)一九三五年，李觉因堵击红军，率部驻防常德、桃源一带，

施蘇三人負責。某次，陶廣到沅陵，對我說：“李雲波真胡鬧，怎麼設卡抽起稅來了！他說他可以把眼給我看，我看他什麼眼！這件事根本不應該作。”其實，當時的軍隊在交通要道設檢查哨和稅卡勒索錢財，是常有的事，陶廣對李覺有意見，可能是二人分贓不均，在經濟利益上發生了矛盾，因而鬧了起來。

從上面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何、劉、陶、李之間的矛盾是很大的。產生矛盾的原因，無非是爭權奪利，而何鍵對李覺的逾格提拔和照顧，又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因素。關於何對李的私心，還有不少具體事例，因事涉瑣細，這裡就不臚舉了。

何、劉、陶、李矛盾的發展，最後集中到何、劉兩人身上。劉自升任第二十八軍軍長後，在何集團內部地位越來越高，軍權越來越大，也就逐漸產生了取代何鍵的野心，主要從他同何鍵爭奪第四路總指揮一職反映出來。劉當時看到蔣介石對何鍵的扶植和依靠，已漸漸轉移到自己身上來了，有些軍事上的重大問題，蔣往往找他商量而把何鍵撇在一邊。這自然使得他有勢可恃。一九三五年春，劉竟通過凌璋向何鍵“逼宮”。一次，凌對何鍵說：“這個總指揮職務，你只掛個空頭銜，實際上都是我先負責，何不干脆讓給他，他也好做事。”又一次，凌進一步威脅何說：“這件事你要好好考慮，莫惹出事來。”凌璋是醴陵人，與何同鄉，追隨何鍵多年，當時任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處長，並兼省府機關報《國民日報》社長，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他的父親又是何鍵的業師。憑着這種不平常的關係，他對何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恰在這時，凌想擠掉我搞民政廳長，有求於劉的帮助，於是兩人相互利用。凌為了使劉達到目的，不惜使用各種手段。甚至走內線，疏通何家裡的人，勸何把總指揮一職交出來。

凌璋是醴陵人，與何同鄉，追隨何鍵多年，當時任四路軍總指揮部黨政處處長，並兼省府機關報《國民日報》社長，是個非常活躍的人。他的父親又是何鍵的業師。憑着這種不平常的關係，他對何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恰在這時，凌想擠掉我搞民政廳長，有求於劉的帮助，於是兩人相互利用。凌為了使劉達到目的，不惜使用各種手段。甚至走內線，疏通何家裡的人，勸何把總指揮一職交出來。